

“要想”的情态语义研究

邓霞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通过对“想”和“要”的句法语义分析,认为“要想”的连用包含三种情况。第一,当“想”为实义动词时,“要”可以表达认识、道义或者动力情态;第二,当“要”和“想”都为情态动词时,“要”只表达[必然]义的认识情态;第三,“要想”中的“要”还可以表示“假设”条件义。

关键词:要想;情态语义;经济性;象似性

中图分类号:H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98(2018)04-0054-04

Research on the Modality Meaning of "Yaoliang"

DENG Xia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Xiang" and "Yao",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meanings included in "Yaoliang". Firstly, when "Xiang" is used as a lexical verb, "Yao" is used as a modal verb to express epistemic, deontic or dynamic modality meaning. Secondly, when "Yao" and "Xiang" are both modal verbs, "Xiang" expresses the dynamic modality meaning but "Yao" can only get the epistemic modality meaning; Thirdly, "Yaoliang" can be also used to express the presumed conditional meaning.

Key words: Yaoliang; Modality Meaning; Economy; Iconicity

引言

关于“要想”的研究,前人已经有所涉及。蒋平^[1]从“想”和“要”的词性、意义、否定形式及其复合形式(“要想”/“想要”)等角度考察了“要”和“想”之间的差异。刘卓^[2]将“要”的连用成分区分为“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和情态心理动词”,认为“想要”和“要想”是情态心理动词和情态动词之间的连用,其意义的主要体现是“想要”中的“要”和“要想”中的“想”。上述文章虽然都对“想要”和“要想”的语义进行了描写,但是还不够详尽。现代汉语中“要”是一个典型的多义情态动词^[3],其与单义情态动词“想”的连用必然会

受到各自所表达的各种不同意义的约束,因此“想要”和“要想”这两个表达式所表达的意义必然也是复杂的。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要想”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中所表达的不同的情态语义。(注:本文例句全部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网络版,行文中将不再注明例句出处。)

一、“想”和“要”的语义分析

蒋平^[1]认为从都表示“欲”义这一点来看,“要”和“想”是一组同义词,但又不完全相同;从词性上说,“要”是助动词,“想”是动词;从意义上说,“要”偏重于意志上的要求,外向性较强,“想”

收稿日期:2018-03-09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新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发展策略研究”(编号 GDQN2016010)成果。

作者简介:邓霞(1981-),女,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其应用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偏重于心里的打算,比较内向。蒋文的分析虽然涉及了两个词语的意义,但是分析得还不够全面。根据吕叔湘^[4-5]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想”和“要”的解释,我们将对“想”和“要”的语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想”的语义分析

吕叔湘^[4-5]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列出动词“想”的六个义项,分别为“思考;回想,回忆;料想,估计;希望,打算;想念,惦记,盼望见到;记住,不要忘了”。例如:

- (1)他想了会儿才回答。
- (2)你仔细想想他到底说过没有?
- (3)你想没想过他会亲自来?
- (4)他很想上大学。
- (5)离家这几个月,他谁都不想。
- (6)到了那里想着给我们写信。

以上六个句子分别表达了“想”的六个意思。通过观察上述例句,我们发现,“想”具有以下特征:可带“着、了、过”;可重叠;可以带上名词、动词和小句作宾语;表示“希望,打算”义的“想”必带动词宾语,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吕先生将“想”看作是一个多义动词,但是随着对汉语情态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想”也具有情态动词的身份^[4-5]。王晓凌^[6]将“想”、“想要”、“要”和“要想”都列为情态动词。彭利贞^{[3]41,47,103,125}根据典型范畴论将“想”列为较典型的情态动词,并认为“想”既是表示实义的心理动词,又是情态动词;作情态动词时,“想”只能表达“意愿”义的动力情态。我们赞同他的观点,“想”不仅是一个多义的实义动词,而且是一个单义的动力情态动词。例如:

- (7)我想喝点什么。
- (8)她很想上大学。

上述例句都表达的是主语“我”和“她”的一种“意愿”。根据汤廷池^[7]的观点,当说话人说出这两个句子时,其实已经包含了说话人对这种动力的认定,与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密切相关,因此,句子中的“想”是一个动力情态动词。动力情态表达的不是对事实的直接陈述,而是表达某一事件成真的可能性,所以上述句子要表达的不是“喝点什么”和“上大学”这两个事件在真实世界中是否已经成立,而是表示主语“我”和“她”具有让这些事件成真的意愿。根据意愿程度的高低(第二句中的“很想”),说话人还可以认定这些事

件未来存在成真的某种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要”的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八百词》对不同词性的“要”的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首先,词性为实义动词的“要”含有“希望得到或保持;向别人索取;请求,要求;需要,应该”四个义项,其用法比较简单,可以带“了、过”;可带名词宾语;表示“请求,要求”或者“需要,应该”时,其后必带兼语形成兼语句。其次,作为助动词,其包含“做某事的意志;须要,应该;表示可能;将要;表示估计”五个义项;再次,作为连词的“要”含有“表示假设,要是”的意义。

在已有文献中,学者们对“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作为情态动词的身份。宋永圭^[8]通过对“要”的四个语义(可能性、须要、意志和推测/估计)的分析,分别讨论了不同语义的“要”的否定情况。彭利贞^[1]全面地探讨了现代汉语的情态问题,他认为“要”属于一个典型的情态动词,可以表达动力情态[意愿]、道义情态[义务]和认识情态[必然]三种情态,我们赞同彭文的观点,认为“要”是一个可以表达三种情态(动力、道义和认识情态)的多义情态动词。例如:

- (9)我要洗澡了。
- (10)借东西要还。
- (11)要下雨了。

第(9)句表达了“我”有“做某事的意志”,即主语(说话人)“我”有“意愿”使“洗澡”这一事件成真。(10)例中的“要”表达的是“须要,应该”之意,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表示“义务”的道义情态。说话人用“要”来表达对“归还所借东西”这一事件成真的要求。而(11)例表达的是说话人对“下雨”这一事件的事实性的真值的“必然性”推断。

(三)“想”和“要”的语义比较

首先,虽然两个词都表达施为者的意愿,但是我们认为“要”在语义上偏重于施为主体意志上的强烈要求,而“想”在语义上偏重于表达施为者心里的打算,意志性弱于“要”。例如:“我想上大学”表达的“我”的意志就比“我要上大学”弱。因为我们可以在“想”的前面加上程度副词“很”来表达更强的意志,构成“我很想上大学”,但是“要”的前面就不能加上程度副词“很”来表示意志的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认为“要”的“意志义”强于“想”。

其次,作为情态动词的“想”和“要”都是表达意愿的动力情态,但是两者在表达意愿的情态语义强度上是有差异的。彭利贞^{[3]48,160}认为“要”是表达强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而“想”表达的是一般意愿,两者可能存在着“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情态强度极差,这可以从否定的角度来证明。例如:

(12) 我不想进去。

* 我不要进去。

他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进去。

(12)例的三个句子中,我们对“要”的否定通常不说“不要”,而说“不想”或者“不愿意”。从量的角度来看,同一类型的情态内部是存在量的差别的,而这种量的差别通过替补否定就可以看到其在形式上的具体表现。沈家焯^{[9]94}、戴耀晶^{[10]45}都从量的角度讨论否定的性质时都认为否定的量向大确定,即否定的量向上蕴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小量的否定来达到大量的否定。“要([意愿]和[必然])”在情态量级上都处于最大量,是所谓的“肯定极性词”,本身无法被否定。要对其进行否定只得通过否定替补的方式,因此,我们只能借助[意愿]等级比它低的,表示一般[意愿]的“想”或者“愿意”的否定形式“不想”或者“不愿意”来表达。

二、“要想”的情态语义分析

(一)“要想1”:情态动词和实义动词的连用

关于情态动词“要”的多义性及其制约因素,前人^[2,3,8,11]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从他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较为一致的解释,即情态动词“要”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可以表达“动力”、“道义”或者“认识”三种情态。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当“要”与表示心理活动的实义动词“想”连用时,也可以表达这三种情态。例如:

(13) 每逢重大事情发生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到自己的父亲。

(14) 要想开点呀!你要哭坏了,谁还管你的婆婆呢?

(15) 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

(13)例是对主语意愿可能性的表达,即“他想到自己的父亲”这一强烈意愿,属于动力情态。而(14)中的“要”表达的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述事件成真的可能性的观点或者态度,表达的是说话

人发出的指令,属于道义情态。(15)例表达的是说话人对句子命题表达的情景出现的可能性的判断,用“要”表达了命题成真的必然性,属于认识情态。

(二)“要想2”:情态动词和情态动词的连用

彭利贞^{[3]391-394}在分析单义“意愿”情态动词的后定位时通过语言事实证明,后置的单义“意愿”情态动词对它前边的“要”的情态表达有限制作用;与“想”同现时,“要”只表达“必然”,即表达“意愿”情态义的“想”滤去了“要”的意愿义。例如下面三个句子:

(16) 我要想说的话你全知道。

(17) 其余的那三个,开始要想往外跑。

(16)例中的“想”是表示“意愿”的单义情态动词,对其前的“要”的情态有限制作用,句中的“要”表达“必然”,即表达了说话人对“我想说的话”的必然性的判断;(17)例中的“要”表达的也是说话人对“其余那三个开始想往外跑”的必然性的判断。两个例句中的“要想”都是表达“必然”认识情态义的“要”和只表达“意愿”动力情态义的“想”的连用。对于这种情态动词的连用现象,彭利贞^{[3]381,382}指出:“现代汉语情态动词的连用规则‘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动力情态’有较强的解释力,简称为EDD规则。也就是说,当单义的情态动词与多义的情态动词同现时,可以通过对单义情态动词的定位作用来寻求多义情态动词确切的语义解读。”根据彭文的观点,我们认为单义的情态动词“想”处于多义情态动词“要”之后时,可以为“要”提供解读的线索,即“想”可以充当“要”的解释成分。

(三)“要想3”:复句中假设义的表达

在对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中“要想”的用例进行考察后,我们认为“要想3”中的“要”是对“想”表达的“意愿”的假定性的必然推断,其语义组配是“必然”>“意愿”。“要想3”表达的是一种假设情景,而假设的可能情景通常与句法上的条件句有关。例如:

(18) 要想找个好丈夫,这些都很有用。

(19) 要想从此戒绝,我觉得比旧时代妇女守节难得多。

(20) 你要想久后无事,就别跟他们胡混,他们问啥,你也来个一问三不知。

彭利贞^{[3]71}认为在情态系统中,现实只表示对事实情境的简单陈述,而非现实包含范围更宽

的情景,如“将来”、“可能性”、“假设”等。这些情景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它们只有潜在的可能性,还不是一种事实。上述句子中的“要”就属于非现实的范畴,都表示“如果”这个假设条件义,分别表示“如果想找个好丈夫”或者“如果想从此戒绝”等等意思。(20)例和前两句的区别在于“要想”的句法位置。但是无论是处于句首还是处于主语的后面,“要想”中的“要”都是表达“如果”这个条件义。

根据古川裕^[12]从认知的角度对“要”由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途径的梳理,我们认为“要想3”是“要是想”的省略形式,是一个表示假设条件关系的连词。而“是”可以省略可以用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象似性原则加以解释。“要想”体现了语言形式上的经济性,“要是想”在形式上要复杂一些。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还发现了一万多例含有“如果要”的句子,其中含有“如果要”的有一百八十九例。例如:

(21)一个哲学家如果要想理解认识的结构,他就不能避开概率这个概念。

(22)历史告诉人们,如果要想人类文明长久,就必须维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

上述例句中“要”已经表达了“假设”这个条件义,但是句中又出现了“如果”。两者的同现似乎违背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经济性原则要求我们表达应该尽可能简洁。然而 Givon^{[13]966}认为,语言中存在量的象似性规则(iconic quantity),即表达式越长表达的概念信息量也越大。根据语言的象似性原则,语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验结构,即承载说话者观念的客观世界结构。语言表层的经济性隐藏着我们深层次的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在具体的句子语境中,形式上的经济性意味着更多的认知推理过程,即“要”在表达“假设”这个条件义的认知推理上比“如果要”更加复杂。

三、结论

通过对“要”、“想”、和“要想”的句法、语义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实义动词还是情态动词,“要”所表达的“意愿”义都强于“想”所表达的“意愿”。“想”和“要”的连用在不同的

句法环境中可能是情态动词与实义动词的组配,也可能是情态动词和情态动词的组配。“要想”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连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为情态动词与实义动词的连用,或者两个情态动词的连用。当“想”为实义动词时,“要”可以表达“认识”、“道义”或者“动力”情态;当“要”和“想”都为情态动词时,“要”表达的是“必然”义的认识情态,这可以用 EDD 规则进行解释。另外,“要想”中的“要”还可以表示“假设”条件义。与“要是想”以及“如果要想”相比,“要想”体现了语言形式上的经济性,但语料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要是”和“如果要”的例句,我们认为这可以用语言的象似性原则来进行解释,这种现象体现了说话人的认知过程,是语言发展精确化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蒋平. “要”与“想”及其复合形式、连用现象[J]. 语文研究, 1983(2).
- [2] 刘卓. 情态动词“要”的个案研究补充[D]. 延边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3] 彭利贞.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4]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6] 王晓凌. 现代汉语情态动词语义研究[D].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7] 汤廷池. 话语情态词序论[C]. 台北: 金字塔出版社, 2000.
- [8] 宋永圭. 情态助动词及其否定式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2001.
- [9]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11] 马贝加. “要”的语法化[J]. 语言研究, 2002(4).
- [12] 古川裕. 关于“要”类词的认知解释——论“要”由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途径[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1).
- [13] Givon, Talmy Syntax: A Functional – 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2[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0.

[责任编辑: 黄 梅]